

国产大飞机即将起航：对标波音空客，已获815架订单

国产大飞机终于接近起航时刻。全球大飞机市场长期被空客和波音两大巨头垄断。从70年代启动运10项目开始，走过半个世纪，历经几代航空人的努力，国产大飞机如今已逐步走向成熟。

“C919从设计之初便对标波音的737系列和空客公司的A320系列。如今，C919已进入试航取证阶段，在取证之后就可以给客户交付订单了。”3月22日，参与C919飞机项目的飞机设计师赵东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从启动项目到研发完成，C919经历了十余年，“这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喷气式大型客机，研制经验需要不断积累，过程也比较曲折，因此周期时间较长。”

2022年1月，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吴永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国产C919项目仍处适航取证阶段，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交付，“具体交付将等到取证完成后才具备条件。”

即将起航的大飞机也引发了市场想象。据同花顺数据，3月22日收盘，大飞机板块涨幅0.28%，62支成分股中有25家上涨。安达维尔(300719.SZ)、立航科技(603261.SH)、天保基建(000965.SZ)涨停收盘，金财互联(002530.SZ)、钢研纳克(300797.SZ)纷纷跟涨。

一、国产大飞机已拿下815架订单

民航制造业是国家实力的象征，也是推动经济与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。如果说民航制造业是制造业的“皇冠”，那国产大飞机就是这顶皇冠上最闪亮的那颗明珠。

“大飞机”是指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

输类飞机。在民航业内一般指拥有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。

我国研制大飞机的历史，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。

1970年8月，我国开始大飞机运10型号的研制。因研发投入较大、不具备大规模商业化运行的条件等原因，耗资5.38亿元的运10计划在1986年终止。随后与外资企业合作项目均以无果而终，我国大飞机项目一度陷入停滞。

2002年，民营航天制造业重新起步。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支线飞机ARJ21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用零星的技术经验重塑国内民航飞机制造体系，为后续国产大飞机的研发积累了工业基础。

2006年，大型飞机重大专项被确定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，写入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2006-2020年)》。

随着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(下称“中国商飞”)的成立，C919的设计、研制、试制、试飞被提上日程，国产大飞机项目再次蓄力冲锋。

2015年，C919首架机正式总装下线，两年后成功首飞。

C919是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，座级158-168座，航程4075-5555公里。

据中国商飞官网最新数据，C919已完成立项论证、可行性论证、预发展阶段工作，转入工程发展阶段，累计28家客户815架订单。

“我们民用飞机相对起步较晚，在经验上比较缺乏。与此同时，如今的新一代飞机

对性能要求比较高，因此通常是使用复合材料。复合材料的使用也是我们设计过程中的一个技术难点。”赵东阳表示。

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成功，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四个拥有自主制造大型干线客机能力的国家。大飞机制造的规模化和标准化也推动航空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，催生产业集群效应。

华创证券指出，根据中国商飞和波音公司的市场预测，未来20年，我国对类似C919这类窄体客机的需求量为每年平均300架左右。假设未来C919在国内能够达到三分之一的市占率，则C919飞机年平均交付量有望达到100架，大飞机产业链有望迎来快速发展。

二、大飞机已转入“产业化阶段”

虽受疫情影响，但C919大飞机的适航取证仍“马不停蹄”。

2021年12月的中国民航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，中国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司长杨桢梅披露了C919进行适航审定科目的具体情况，即共规划表明符合性飞行试验工作3273个试验点、审定试飞科目276项；在进度方面，杨桢梅表示，已经有694个试验点和34项审定试飞科目，未进行的科目包括“自然结冰”等。

赵东阳解释称，适航取证环节相当于商品上市前最后的检测阶段，在这个环节中，需要对飞机产品、飞机使用手册、修理手册等等进行适航审查，因此审查也需要一定周期。

在中国商飞于2022年2月举行的干部大会上，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风表示，2022



年，大飞机由研制阶段逐步转入产业化阶段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C919的相关飞行测试工作，受到了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，个别之前需要在国外进行测试的科目，改在国内同等条件的环境下进行，最终克服困难，也达成了比较完满的效果。

完成适航取证环节后，国内头部航司将是C919的首批客户。2021年3月，中国东航(600115.SH)与中国商飞正式签署C919大型客机购机合同，首批引进5架，东航将成为全球首家运营C919大型客机的航空公司。

根据2021年9月中国商飞发布的《中国商飞公司市场预测年报(2021-2040)》，未来二十年，中国航空市场将接收50座级以上客机9084架，价值约1.4万亿美元。其中，50座级以上涡扇支线客机953架，120座级以上单通道喷气客机6295架，250座级以上双通道喷气客机1836架。到2040年，中国的机队规模将达到9957架，占全球客机机队比例22%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市场。

媒体哪敢吃人血馒头？



“不是坏，是无知”

东航MU5735空难发生第二天，《人物》杂志推了一篇描写空难家属的文章，被一些人骂吃“人血馒头”，群情激愤，有些小圈子吵成了一锅粥，有人说，这叫暴露受害者隐私，有人说这叫消费灾难，总之统统都是媒体有罪论，很快，文章就消失了。

我生气啊，气得我顶着过敏的眼睛，一大早翻出了大学学过的《新闻采访学》，蓝鸿文写的，主编是方汉奇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。我倒要看看，是我上学学过的知识扔给了老师，还是专业院校教的已经被时代抛弃了。

教材第360页，写了记者如何报道突发事件采访：第一，要关心形势。第二，反应灵敏，及时投入报道；第三，有紧迫感，要抢在时间前面，多发东西；第四，既要不怕危险，又要保护好自己。

教材第364页写了突发事件报道原则：如实报道，客观报道，积极报道，做好连续报道的准备。

好了，没其他的了。

所以《人物》的报道哪里出了问题？如果按照当下的舆论，那么，约翰赫西那本著名的《广岛》描写了美国往日本投了两颗原

子弹后的日本惨况，也是吃人血馒头喽？诺贝尔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写《二手时间》也是吃人血馒头了？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集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吃人血馒头？2008年，汶川地震那么多报道灾后残酷一面的媒体如《南方周末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统统都在吃人血馒头喽？

我是觉得挺可笑的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家严肃媒体在社会重大议题发生后，存心把自己变成“议题”本身。

气的我一上午没缓过劲，到下午，恍然大悟，骂“人血馒头”的人并不是坏，而是无知。在中国，媒体“消失”太多年了，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正常媒体的运转逻辑是啥。

正常情况下，灾难性报道，媒体需要依次提供四个层次的信息：

1. 客观信息，所谓三W，谁？在哪里？怎么了？事态客观进展；
2. Why和How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
3. 核心当事人的故事；
4. 多角度、专业的，丰富的，有建设性的反思，多来自专业人士。

以上按顺序，为一组连续报道，符合大众的心理认知。但当下这样的环境，哪个媒

体能做到一板一眼的1、2、3、4……《人物》抢发了3，大众所受到的心理冲击过大，一时情绪激动，可以理解，但一家媒体之所以连夜刊发，我猜是：能早发一天是一天。

倘若我们的公众能明白专业媒体的运行机制，日常就习惯了接受专业媒体的服务，阅读消费专业信息，是否还会对做出类似“吃人血馒头”的判断呢？是否在悲愤伤痛之余，会更谨慎评判媒体的价值意义呢？

有时候，轻易下的判断不是因为坏，而是源于无知。

“媒体”离开我们太久了

中国媒体行业的黄金年代是1998年10月，时任总理朱镕基去了一趟《焦点访谈》，从不题词的他，破例为《焦点访谈》写下题词：舆论监督，群众喉舌，政府镜鉴，改革尖兵。

自此，《焦点访谈》《南方周末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风行全国——在这里读懂中国，绝不含糊。新闻行业也拉开了黄金十年，其背后是大国崛起的玫瑰梦。

水均益、敬一丹等央视记者成为国民级偶像，而后，普利策新闻奖所带来的特稿这种特殊的文体又传入国内，极大丰富了报道的多样性。

昨天，《人物》刊发更偏特稿文体，特稿要求以“人”为核心，着力刻画人的情绪、经历，特稿更像小说，重写法，重情绪，但基于客观事实之上。

世事变迁，随着媒体商业模式的全面崩塌，特稿在中国几乎消亡了，调查报告也是，从收费到免费到流量思维，媒体只剩下“娱乐、宣传、教育”这类功能。

人们误会媒体，也不足为奇。

我之前的同事，现在在某大学新闻系教《媒介经营与管理》，她经常在课上声嘶力竭地喊出：

伟大的新闻需要伟大的商业模式，如果流量是唯一盈利模式，媒体就会流于低俗，课程的本质是教会大家如何用内容赚钱，同时探索流量之外的可能性，维持一个良好健康的产业生态。

喊完，下面的学生一脸茫然，问：抖音不是活得挺好的吗？

没有任何理由背叛你的采访对象

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，身在专业的机

构，秉持媒体所遵守的价值观，报道时代，在资本、政府、公众间构成一股独立的力量，这是媒体行业自诞生初期就力图构筑的理想蓝图。

记者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？美国知名的记者盖伊特里斯曾说过：

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，《纽约时报》一个年长的记者就对我说：“我要教你的是，不要用该死的电话。去见人，看着他们的眼睛，要到场。”

深入火灾现场，奔赴地震现场，前往战场；如果不行，穷尽各种方式接近核心当事人，聆听他们的声音——这是职业本分。

如果这叫吃“人血馒头”，那记者这个行业，应该以不道德之名立刻关停，越战著名的照片《火从天降》就不该被刊登出来。

没有任何理由背叛你的采访对象。

这是记者接受的另一重要的职业训诫：倘若被访者不愿意说，绝不强迫，也不偷录；倘若稿子发表后，强权逼迫记者说出信源，记者绝不能出卖你的信源，“水门事件”就是这样的故事。

所以，一家媒体怎么敢吃人血馒头？这个行业有其职业操守，当个人的虚荣心和他者的生活发生冲突时，记者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他者一面，信守承诺，不强人所难，选择能写的，尊重萍水相逢的被访者。

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一家专业媒体冷嘲热讽，哪怕它现在就是靠软文为生；我也从来不说冠冕堂皇，充斥着理想主义的陈词滥调，什么记者辛苦，钱少事多，写这些东西纯粹靠理想支撑，大众应该多点理解。

没必要。

这就是一个关乎职业操守和媒体角色价值的讨论——如果记者编造了事实，可以告他；如果媒体篡改了事实，可以告它；如果不能理解媒体的价值，可深入讨论，不必扩散议题。

如果每次遇到灾难报道，公众还是无法理解媒体的价值，那就喋喋不休，不厌其烦地讲，告诉大家：媒体到底是什么？抖音和微博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媒体？职业记者的准则和操守是什么？媒体是如何运作的？新闻伦理为什么是建立在新闻实践基础之上的讨论，而不能纯粹脱离新闻实践。

一遍又一遍讲，兴许讲多了，就多一些人愿意去了解。